

丹鉛續錄

楊慎著

本館據寶顏堂秘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丹鉛續錄序

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古之學者。成于善疑。今之學者。盡于不疑。談經者曰。吾知有朱而已。朱之類義可積義也。言詩者曰。吾知有杜而已。杜之竄句亦秀句也。寧爲佞。不肯爲忠。寧爲僻。不肯爲通。聞有帶二氏者。輒欲苦之。甚則鄙之。如異域而仇之。如不同戴天。此近日學之竺癡沈痼也。是何異史誦言而豎傳令也。焉用學爲哉。慎少於藝林。喙硬而力慙。有疑義。未之能以蓄也。有狂言。未之能以藏也。天假我以暮齡。逸我以投荒。洛誦之與居。而副墨之爲使。丹鉛之研。點勘之餘。既錄之。又續之。斯以解俗懸而逃疑網耳。拘方者既駭。驚而徑庭之學步。大方者復拾腐語以曉曉曰。是玩物喪志。則斯錄也。奚翅覆瓿棄哉。噫。頂門之竅露。堂堂無藏。腳根之機活。鱗鱗無滯。佛氏尙有斯人之徒。而吾徒寧無斯人乎。

嘉靖丁酉冬十一月朔日升菴楊慎齊于高峽別業之朝暉軒

# 丹鉛續錄經說卷之一

新都楊 慎著

易二十條

雲從龍風從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徒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漢書谷永傳引此。又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名。則凶。臣吝齋則吉也。

鶴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貞不調正也。

今按二家皆古說也。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凶。是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爲君子謀如是乎。

需于沙行在中也

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書地名有鄜衍。衍之文亦承需沙爲義也。孟喜易文辭作需于沙。

衍。

位正當也。

毛晃云。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聲。誤。

今按小象如位正當也。叶大有慶也。位不當也。叶陽不長也。毛晃之言良信。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途。途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

川。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

詳具六韜農器篇。

塞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新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

以祀包瓜。

太玄。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苞。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

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

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況史之記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今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曰。作象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星經說。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度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觸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效。獻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治容。誨淫。

治。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治字從冰。女之媚豔。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三蒼。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朱子本義云。立下疑有缺文。蓋使人深考而自得之也。

闔戶之謂坤。

朱子曰。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魏鶴山云。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之謂坤。卽歸藏終萬物。始萬物。盛乎  
艮。卽連山也。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易大傳。制器尚象。取諸離。取諸益。取諸噬嗑。取諸乾坤。取諸渙。取諸隨。取諸豫。取諸小過。取諸睽。取諸  
大壯。取諸大過。取諸夬。凡十三卦。而乾坤合爲一而不分。朱漢上云。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  
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豈非服妖之大乎。昔人謂禮失求諸野。今獠川苗寨。  
多衣統裘。上下相連。猶是古法。字書作襖裙。解云。南夷關頭衣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圖。此解極爲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  
自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  
下句而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與經妙契。超詣有如此。趙子崇爲子言此。惜未見其全  
也。予謂解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子謂顏淵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顏子固未嘗用也。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固未有所謂行也。治則進。亂則退。  
伯夷固未嘗進也。皆因此而援彼也。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稷未嘗三過門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  
未嘗躬稼也。潤之以風雨。風無潤也。暖之以日月。月無暖也。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左傳曰。馬牛

皆百匹。牛不可言匹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皆從此而省彼也。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噫！安得起公石于九泉而語此哉！

慎謂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太昊氏，太昊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以木德王，畫卦自下而上，即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賢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爲羣聖首，而易爲五經之源乎。

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

坎中一畫，卽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于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今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爲心腎，在易坎言心亨，又言心病于木亦爲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孚象傳：柔在內而剛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之本也。先儒云：天下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乾坤無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其似坎。又曰：中孚是大底離。又曰：中孚是雙夾底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之矣。

易坎爲心，離亦爲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爲耳，離亦爲耳。鼎黃耳，噬嗑上爻滅耳，象傳云：聽不明也。聽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列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聽，此非深于易者孰能知之。



艮三爻厲薰心。卽心病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金在志爲憂。水在志爲恐。恐則甚于憂。故爲加憂。恐之有孚窒惕中吉。卽加憂也。加憂卽心病也。艮之厲薰心。以互體有坎也。水藏在腎。開竅于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爲血卦。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加奇鹽鹿茸煎雄附爲劑。且言此藥非謂虛損。易中坎爲耳痛。是經中已著病證矣。竟餌之而良愈。愚謂深明乎易。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爲醫矣。昔人乃云注本草誤。殺人。而注易誤。無害。豈知此理哉。

爲心病

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或問坎爲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曰。有孚則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孚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孟所謂飢渴害心者也。爲心之茅塞者也。莊所謂萬物鏡心也。爲性之葦雀者也。又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其加憂之說乎。又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其心病之說乎。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主。不欲有偏主。噫。盡矣。哲矣。

致飾然後亨

鄭玄昔亨獻之亨。許兩切。

井道不可不革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卽井道之革也。

書七條

日中星鳥以啟仲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曰。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

慎按柳氏之說。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之爲言正也。正卽正朔也。故春頌春朔。夏頌夏朔。秋頌秋朔。冬頌冬朔。所謂四股者。卽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重春耕也。厥民因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急夏芸也。厥民夷。老壯在田。與夏平也。及秋收也。厥民隩。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今之蔡傳。但云驗氣之和。驗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曆象。不待羲和寅賓敬致也。觀尙書所以不可廢古注歟。或問楊子曰。子于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己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真。宋儒去孔氏千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

獨悟于心邪。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富麗也。談京師之富麗。河南山東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不出里閭。坐談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爲人之貽笑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已。噫。

和夷底績

西傾因桓是來

古和桓華同音。和夷底績。卽西傾因桓之桓。見水經注。桓楹卽和表。和表又轉爲華表。見漢書。桓東少年場注。桓譚新論。隋志作華譚。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睢。

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九河

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今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

爲界在齊呂。填閉八流以自廣。言閉八流。柘境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爲百世之害。由于重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爲田。則又愚矣。道荷澤被孟豬。

關關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王朝步自周。

大夫不徒行也。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步。步。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詩二十八條。

哀窮窶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詩大序。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爲裏。謂中心念恕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詩曰一發五豮。吁嗟乎騶虞。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天子佐興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豮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于是所尊敬者。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忠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賈誼新書。

此詩說與毛氏異。漢世詩始萌芽。惟尙齊魯二家。韓氏晚出。毛氏最晚。此蓋魯說也。燕燕于飛。參差其羽。

師曠禽經曰。烏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莊姜以爲送歸妾之比。

考盤在澗

澗。按韓詩作干。章句云。地下而黃曰干。又水曲曰干。江干長干是也。況干與寬爲韻自協。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王度記曰。天子粵。諸侯薰。大夫芷蘭。士蕪。庶人艾。蒹葭者。士之贄也。

四月秀蓂

詩注。物成自秀蓂始。

劉向說苦菜也。徐鉉曰。狗尾草也。爾雅。蓂繞棘宛。注。今遠志。嚴氏詩緝曰。四月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已

胎于下。蓂感之而早秀。

怒如調飢

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飢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而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乃云調音稠。又改字作調。調飢也。如飢也。輟飢也。三者均之不通也。愈解而愈離。真不若朝飢之爲長也。焦氏易林云。何如且飢。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怒焉如朝飢。漢晉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瑟彼玉瓊

廣蒼。瑟作琤。詒云。玉華相帶如琴弦。

南山有枸

注。枳枸也。陸瓌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生子著枝端。大數寸。甘美如飴。八月熟。謂之木蜜。詩話云。狀似枳椇。土人謂枳椇木。通作椇。本草。枳椇。廣韻。枳椇實如珊瑚。是白石木之子。說文作椇字。從禾。椇。椇也。徐備云。椇極屈曲不伸之意。椇椇之果。其狀詰屈。亦取此爲名。

蕭蕭其羽

字本作翮。所六切。文字音義云。鳥飛其翮。蹈在腹下。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詩緝。李氏曰。啓明卽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爲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曰。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曰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曰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

今注一星。一與一字畫多少之間誤耳。無注二星也。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墨子曰。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饔飩，葚茶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其桑葚，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維師尙父

魯詩說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矣，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何可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以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饘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于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于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曰：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禕，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爲年，取草木繁茂之義。

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爲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疚。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坎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稗。疏。斗粟而米十爲疏。疏謂之概。斗粟而米九爲稗。稗謂之精。概加于精。疏斯稗矣。是小人而加于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爲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引長而不能自己也。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于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閒關車之臺兮

詩傳以爲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婦安得有燕耶。小序曰。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爲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往近王舅

毛萇曰。近。已也。鄭玄曰。近。辭也。慎接近音記。毛注曰。已。已亦音記也。鄭玄辭者。謂語助辭也。朱子集傳用鄭說。今之解者。或不通此義。黃東發謂之諸舅。猶有兩上者。謬之甚矣。又按詩彼其之子。禮記作彼記之子。或又作忌。又作已。又作悉。如叔善射忌之例。然則近也忌也其也已也悉也。皆語助辭也。朱公遷又接說文近從彳從刀。刀音基。楷書作近。與近相似而誤也。其說尤究極根源。然則不識字者。安可



解經哉。

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

張衡應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欲豐其屋。乃飾其家。據此。則以天天爲天天也。衡去古未遠。疑得其真。且此。此速速天天連文爲是。不應速速下又特出天天也。天天之義自然。天天之說強勉。王介甫詩。栩栩幽人夢。天天老者居。亦祖張說。

有豕白蹄。烝逐波矣。

韓詩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是類是禡。

埤蒼。禡。馬上祭也。

按馬上祭曰禡。其字從馬。猶車下祭曰馱。其字從車也。

夙夜基命宥密。

毛萇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穎達云。寬仁所以止苛刻。靜密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體也。今之詩傳。解宥爲宏深。密爲靜密。以字義言之。宥者寬宥也。未聞宥爲宏深也。宏深靜密。既于基命不切。又不知宏深靜密者爲何事。輔廣又改云。不宏則體不靜。不深則用不徹。不靜則不到沖漠。無朕處。不密則不到萬象森羅處。其言愈謬。聖人治天下。大經大法。易曉易見。沖漠無朕。森羅萬象。是

老氏虛無之語，豈可以解詩哉？詩道性情，恐不如是。

烈文薛公錫茲社廟

古注：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錫福，毛萇以爲文王錫之，鄭玄以爲天錫之，朱傳以爲諸侯錫成王以社廟，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此三說不同，要之毛鄭于事情近之，不失天子戒諸侯之體。若朱傳之說，首足倒置矣。洪範：天子敘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唐末藩鎮之強，行辭降敕，猶不若是其委靡也。此無他，義理本明白無二說，朱晦翁必欲別立一說以勝前人，故不自知其說之害理至此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詩緯曰：契母有娥氏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銜卵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自此說一出，太史公因之。朱文公詩傳亦因而不改，愚竊疑之。夫卵不出脰，燕不徙巢，何得云銜？即使銜而誤墜，未必不碎也。蓋解詩者求其說而不得，假之神怪以欺俗也。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契母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而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神之貴之。若曰：實是天降也。按毛詩註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此說得之矣。大抵古人修辭，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禘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虹電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見之候也。帝俊生日，謂有十子，而以甲

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評。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生十日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神之，便謂甫生爲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蕭何爲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蓋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耶？

## 魯頌泮宮

戴埴曰：魯泮宮，漢儒以謂學宮。予觀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于學，獻馘獻囚可也。于此受琛龜象，賂南金可也。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似矣。而繼以桓桓于征，遂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似矣。而先以其馬蹢躅，其音昭昭，不過宴樂之和樂，合序與詩，皆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所書，莫大于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關吾道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駟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何不表而出之，以修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序校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于漢儒，其言頌宮，蓋因詩而說，鄭玄解詩，泮言半也，解禮記，頌言班也，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有據以泮爲學，何故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予意僖公作宮于泮池，樂成

之際。詩人善禱。欲公戾止于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于此昭格孝享。而致伊祐。于此獻馘獻囚。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也。又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虎所也。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護。文王有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于論鼓鐘。于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當得其真。漢儒因解泮水。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圖水。

予謂戴氏之見卓矣。其辨博矣。按左氏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曲爲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可略。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廬漕城楚丘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

愚嘗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爲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信公齊襄衛靈之流。烏得爲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營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

會齊侯于卞。其女季姬。始遇鄆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鄆。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輿有騷。猶以爲頌。吾謹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爲美也。後之學者。皆信頌而忽春秋。是猶監察取人以賀軸而不稽考語。天下皆號黃卓魯矣。有是理乎。

又按辟雍泮宮爲學名。始于王制之傳會。吳澄禮纂言曰。詩言鎬京辟雍。又言在泮飲酒。未有以見其必爲學宮之名也。

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注謂類宮。告后稷也。此又泮宮非學之一證。說文。辟雍作辟應。解云。辟。墻也。應。天子饗宴辟應也。亦不言辟雍爲學名也。今據詩云。鎬京辟雍。又曰。于樂辟雍。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器名有胥雍。疑皆爲宮名。

春秋

隱公元年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鄭漁仲云。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陳傅良曰。古諸侯止謂世。

慎按共和之世。諸侯始分國立元。其說見和嶠汲冢紀年。漁仲亦以意言之。而失考也。

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共和以來。

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于隱與。

隱公不書卽位。左氏曰攝也。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僭望十年不獲。而羽父弑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桓公十三年。

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

杜預曰。再書丙戌。國史成文也。

胡安定曰。羨文也。

鄭漁仲曰。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

楊慎曰。一日而再舉者。非兩之也。同日異地也。曷言乎同日異地。盟地于武父。赴地于魯都。再故日之也。若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衛侯晉卒。嫌于同地矣。曷謂嫌乎同地。後人習其讀而失其傳。將曰。衛侯卒于盟地云爾。是故謹而再日之。故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日盟者卽而日。日赴者追而日。國史之體也。故曰。國史成文也。文有兩而非羨者。雖春秋之謹嚴。不得而損也。穀梁解也。婉。杜預解也。深。感知其解也。安定曰。羨。蓋或之。漁仲直改焉。則妄矣。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莊公七年

此記星出之遲也。

杜預曰辛卯夏四月五日月光尙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日光不匿恆星不見。

孔穎達曰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慎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之詳也。左傳以爲夜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亦是也。書曰夜明則稱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恆星不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于是爲不可及矣。

穀梁作昔恆星不見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昔初夜也夜中夜也昔何以謂之初夜昔之爲字從日從然。然音殘日殘爲昔也昔又與夕通夕之爲字從月半見日殘月半見正初夜之時也。

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莊公二十五年

慎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爲古禮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陽也水之災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災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僖十六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

穀梁曰。晦。冥也。

慎按。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鄒伯戰于鄧陵。楚子鄒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爲之說。子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僂速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亦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所有。取朔棄晦。乖僞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家曲說以爲陣不違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勸說之無理者也。

陳侯午卒。襄公四年。

高閔曰。玄經有云。日月之逝。改于尸尙未晚也。陳成公既爲雞澤之盟。而卒則已變于夏矣。曾子曰。吾何求哉。

愚按。高氏之說奇矣。然春秋之例。卒祇從赴告耳。非必有褒也。

天王入于成周。昭二十六年。

鄆泉齊曰。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襄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灑水西。是謂王城。又曰。我又卜灑水東。是謂成周。案詩說曰。大東小東。大東。平王東遷也。小東。敬王入成周也。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悲夫。



盜竊寶玉大弓八年

得寶玉大弓九年

升菴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讎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啣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爾。

左傳

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左傳昭三年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愒憂則不可。陸賈之燕喜，平勃交權，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愒憂也。忘憂待時，愒憂玩時，忘爲在下言也。愒爲在上戒也。

晉于是乎作爰田

爰田，國語作贖，皆假借字也。爰當作越，許慎曰：越，田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開阡陌，令民各復常業，不復之易。

繕完葺繕以待賓客

臧宣伯令修賦繕完

繕也完也葺也一義也一繕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于義爲複矣是謔所謂一個孤僧獨自歸也古人修辭體要若是乎哉審思完字乃字字之誤曰繕字葺繕辭無複義亦昭矣然此非余臆說也唐李祭酒涪云爾修賦繕完亦當作字不然則繕完何物哉

爲七音以奉五聲

陳陽曰五聲者樂之指母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又曰左氏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爲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音既虛其土猶太衍之虛其一也太衍虛其一無害其爲五十七音之虛其土無害其爲八音也若謂七音爲二變在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邪不樵樹不采藪

采音菜謂取人園圃種藪爲菜也舊注非

禮記

曲禮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于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章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數不可長

王肅本教五刀切。邀遊也。以邀遊作平聲。古人燕遊曰歸之義。此勝鄭說。若傲者不可有也。而可長乎。長亦平聲讀。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衾冕之爲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于多而大。或貴于高而文。庭實旋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謂不廢于言辭。豈經旨乎。

或云說讀如橈弓稅人之稅。

慎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館人喪。孔子脫驂。不辭費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克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爲魚鼈。故不獻。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女子許嫁纓

纓有二。一少時常佩香纓。內則云。女子未冠笄紵纓也。二是許嫁時繫纓。昏禮。士人新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又內則曰。婦事舅姑。紵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列言天子諸侯大夫之死。別其名義。而以羽鳥四足終之何邪。舊說謂羽鳥之死降落。牛馬之死染漬。如其說也。人與畜比。天子諸侯之尊。而下同禽獸乎。子叔父瑞虹先生云。古有羽蟲之尊。猛獸之害。或指此也。大勝舊注。必有印可者。

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

公羊傳。周召分陝而治。出于一時。非定制也。漢儒作王制。遂據以爲例。亦因矣。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爲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爲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爲鄆。鄆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鄆。蔡叔君鄆。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漢按春秋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昉。公羊傳曰。昉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周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

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邑焉。許慎作五經異義駁之云。若如此。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善乎左氏之說曰。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胡安國合二說而爲說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邑。如皆有焉。盡天下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枋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其說可謂明盡。足破公羊之謬也。予按公羊解經之謬。如鄉村教督不知城市事。漫言以誑兒童。至漢儒刺六經作王制。又踵公羊之謬。而益之曰。視元土。果如其說。則天子元土視附庸。附庸亦五十里。千八百諸侯各有五十里之湯沐邑。則是二十五萬之地而後足也。又各有朝宿邑。亦二十五萬里而後足也。合之五十萬里。盡五倍禹貢疆界而不足。不獨京師與泰山之旁矣。漢儒之固陋若此。譬猶舞文胥吏。具成數取口給以對上官。不待一訊而可知其誣矣。雖然。王制似此類十之七八。辨其一可推其餘。宋儒乃以孟子班爵祿之制不與王制合爲疑。是以委之亂流而罪源孫之犯法而坐祖也。異哉。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祈謂祈福。求貞永也。報若穫禾報社。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由用也。于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體。或有因而用之也。

慎按。素問古之病者。祝由而已。今醫院十三科。終于祝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祝由者。倒言之。郊特牲

云。由辟者。順言之也。

命以坊欲

命以坊欲。卽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僂焉如不終日

僂。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僂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慎按僂焉如不終日。卽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僂焉日有孳孳可也。僂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韓漢卿云。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幾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且明

古文晨字作且。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爲旦。日入一下爲百。百古昏字也。故且明卽辰明。辰又借作神也。今隴蜀呼辰與神同音。蓋古音也。

圓丘方澤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圓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

此與禮記孔子閒居文同。有物。禮記作善欲。其兆。禮作有聞。朱子曰。善下曰亦。似有聞上門。亦似兆。若說善欲。則非美意。則此文當以家語爲正也。

水澤腹堅。月令十二月候。東風解凍。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于冰堅。始于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于水。終于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文王之爲世子。止。文王之爲世子也。

教世子。止。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衛孔悝之鼎銘曰。止。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子貢問師乙而問焉。止。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于篇首。又結于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未皆。綴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尤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爲多。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爲世子。

終之曰。文王之爲世子也。結子若曰。文王之爲世子。其事如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世子不可不慎也。總其義也。衛孔悝鼎銘及子賈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爲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爲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于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賈問樂。其言似昧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人之義者。鮮矣。是以貴屬辭也。

荔挺生月令

鄭玄云。荔挺。馬薤也。此說非也。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雍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玄而以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禮祭統

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內經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于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曰。然。祭統內經實先秦。此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三年間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

禮月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季夏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論語十三條

無友不如己者

或問必擇勝爲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爲不如己而不吾友矣曰人之稟有薄厚也學有先後也不可概以齊不可強以躋而志趣則不可不高進爲則不可不力也若有人焉志浮于粟學倍其功雖稍不如己固益友當近也何也可與共適道也若夫志不上達力也中畫雖或勝己固損友當遠也何也難與並爲仁也此固夫子言外意也論語載孔子他日之言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方覆一簣進吾往也荀子載孔子之言曰如埳而進者吾與之如丘而止者吾已矣聖人豈以爲埳勝丘哉貴進而惡止也知斯說者知取友矣

觚不觚觚哉觚哉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爲圓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

爲角文。選云：上觚稜而柄金雀也。下爲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木簡而規圓之。豈不成趕麵杖邪。是以知孔子所嘆。蓋酒器而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尙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徒取其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以獻酬之際。見而嘆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尙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吾我一也。古人互用之于文。取其便誦讀耳。無二義也。左傳云：我服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彼則懼我。謀以協我。又曰：我爲吾家。又曰：我食吾言。莊子云：我喪吾。又曰：吾無糧。我無食。

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于如此。若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且孔子嘗曰：樂則韶舞。又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舜之大聖。其樂盡美。固其所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譬今有二士。一有文名。一素無積學。有聞而登高科。聞者以爲固其所也。素無積學而登高科。人必曰：不意至。

予如此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此盛可也。其說病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爲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庭，詫齊也。非詫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恆乃弑其君，故孔子聞詔而歎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弑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後漢書引此註曰：立謂立事立功。逸周書云：立事立功，可以永年。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纒，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說文：殖，脂膏久也。考工記：臘爲臚。又云：凡臚之類，不能方。周禮注：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臚。毛詩：予髮曲局。注：臚也。則殖與臚通用。貨殖，謂蓋藏積而不用，如脂膏久而致殖也。今以與生射利者爲殖，蓋借用字耳。後世遂以殖訓生，非也。尙書曰：弗殖貨利，訓之爲生，特不然矣。韓文公李愬墓誌：家無臚財，或作贖財，皆用此意。今人不知，妄作積財淺矣。

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朱子集註引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黃氏東發曰。沐浴而朝。告于哀公。君臣之義盡矣。責以先發後聞。是以仲尼爲未足也。

慎按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爲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遁。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此在論語註第一礙而不通者。人知之而不敢非。是敢於非聖人而不敢於議宋儒也。卽有疑者。亦謂胡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鄰有弑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以討州吁爲言。而非謂孔子也。朱子引之。增仲尼此舉四字。不惟上誣孔氏。亦下誣胡氏矣。此於道理所係甚重。故特考究其原而論之。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爲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史魚以尸諫

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進讒言於唐太宗。忠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

魯衛之政兄弟也

司馬遷曰。此爲衛出公魯哀公發也。

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

鄭陽曰。此孔子爲哀姜發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後漢杜密傳引此言云云。言習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亞飯于適楚

白虎通德論曰。王平居中央。制御四國。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脯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

孟子六條

轉附朝饒

二邑名。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饒。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淳于髡云。綿駒處于高唐。而齊右善歌。豈卽此地與。

聖賢之君六七作

朱子註云。由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慎按尙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予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尙書。乃取國語帝甲亂之一語而衍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註尙書。遂以祖甲爲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卽使祖甲爲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于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

稱宗。特以世數未及。祿期而殷亡。故不及崇宗號耳。此說得之。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敢問。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冰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爲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辨。亦既曉然矣。今之說者。猶以至次爲甲乙。則公孫丑之問爲是。而孟子之言虛矣。

### 舜避堯之子 止 禹避舜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有避之理。受終于文祖。受命于神宗。天之曆數在爾躬。見于尚書。著于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于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爲遜避。則如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爲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私丹朱商均。爲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無稽。禹未嘗禪于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

例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不答可也。兩兒論曰：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不論也。孟子于桃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二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爲愈也。子又思爲之說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悖，然亦必有由，非有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既爲天子父，尊之至，誰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耶？使瞽瞍而獸也，獬豸也，醉象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鷲之虎，可媚也，況亦人類乎？即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辟在臣下，且然，烏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狴犴，親伏歐刀乎？即使皋陶果執之，舜果逃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于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辨，惜乎孟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或曰：此非孟子之言，蓋法家者流，剿入之以尊其說，觀者不知擇焉，亦自陷于誑放矣。

不脣之教誨

脣，蘇骨切。勞也。謂不勞力之教也。今注脣，潔也。非此脣解爲潔，則不脣不潔又何解。

國語

天根見而水溜

唐一行曆引周書時訓曰：天根朝覲，爰始收潦。國語之文，本周書也。

杜伯射王于郿

注引周春秋其文不悉按顏之推冤魂志亦引周春秋頗詳文又奇瑋今補載之周杜國之伯名爲恆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恆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卽爲人見王曰恆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猶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于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超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矢而死

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環山于有牢

國語管子同

賈侍中云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裨海也尹知章管子注曰使海于有蔽或遇水災教令泄于海使有蔽盡也渠弭于有渚教之穿渠弭亘于河渚也環山于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爲綱紀而有牢固



按尹說比賈有發明。宜表出之。

史記四條

九鼎入秦秦紀昭襄王

昭襄之世。既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易又書使千人沒泗水。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隱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于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易爲人入水以求之乎。又于辛桓平傳言九鼎淪于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易能沒于泗。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之者。淪之兆也。既震矣。易爲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劣矣。魏人徙之。則潛然下泣。況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神物義不汚秦。宋子虛曰。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楊子曰。予觀闔羽上玉璽。璽云。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噫。璽者。楚璞。秦刻爾。何光怪若是。況夫鼎者。開苞著之乾象。義文垂之易卦。羗于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鄧道元曰。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淵泗。秦始皇時。見于斯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系而行未出。龍齒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此則孟浪之談。予無取焉。

楚王戊與吳王濞通謀。申公白生諫不聽。乃胥靡之衣之頽衣。使使杵臼雅舂于市。

宋祈曰：相雅皆助樂者。此雅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以雅相春，以詩禮發冢，以論語文姦，儒之尋經甚矣。

王吉曰：延及儒生，述舊禮，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禮樂志。

濟，今俗本作躋，非。吉本傳亦作濟。顏氏注：域，界也。若是躋字，合注登陟之義。域，平復之區，非有崇高之意。何故以登陟之文？舒子史纂曰：未濟則民在天橫之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爲長，而世俗作躋，莫知其故。

乾稱蜚龍鴻漸于般。

裴龍駒注云：般，水涯堆也。史漢武紀所引易文，今文般作磐。水涯堆之訓爲是。今易解作山石，鴻固不栖石也。因磐字從石而誤其說耳。經書所以貴古文也。

雜四條

方馬埋輪未足恃也。孫武子。

舊注：方馬，練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今按方馬，如方舟之方。絆馬足不使行，如兀朮用拐子馬也。埋輪不動，不過以金柅軼車，非真埋之。行師而方馬埋輪，猶作樂者膠柱鼓瑟也。故曰：專難不如權巧。

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人謂之曰：子未可以去乎？下惠曰：苟與人之異，何所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

寧於故國耳韓非子

此與論語所載同一事也。論語所載行而明，韓非所載簡而暗。朱子言刻薄人善作文字，信然。

橋踰淮而北爲枳，鷓鴣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周禮及列子湯問篇。

鄭玄曰：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按史記汶與濰同，武巾切，謂汶江也。山海經云：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邊蜀郡，東北邊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江出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楚詞云：隱汶山以清江，固可明矣。且周禮及列子通言水土性異，則邊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按今之汶水，關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遊，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此說余聞之唐殷敬順云。

按汶古岷字，晉王羲之書：遊目汶嶺，尙不改古。今蜀有汶川縣，卽岷江發源處，因水名之，而俗呼作問川，字學不明，地理亦謬，豈有蜀川而可冒魯汶乎？無惑乎王莽呼固陰爲圓陰也。

救日餓太子墮井則止白虎通

此禮之逸文，見於白虎通及晉書孔坦傳所引者，予以爲漢之黠儒，枉死叔孫通輩所傳會也。太子有傅母，有師，有保，井有幕，有幹，有闌楯，焉有太子而墮井者乎？

# 丹鉛續錄經說卷之二

## 易字說

說文引秘書說云。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參同契之說亦與此同。羅泌云。日月爲易。而文正爲勿。勿者。月影之散者也。故曰。散于日下則爲易。散于日上則爲習。相對爲明。對而虧爲習。易者朔也。所謂朔易也。習者晦也。明者望也。習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昃谷。明都在東南。而朔易二郡俱著于北。此皆羅泌之說也。慎按昃卽昧字。史記昧爽作昃。莊子云。冉求問于仲尼曰。昔吾昭然而今昃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昃然。且爲不神者求也。是昃卽昧之證也。古字曠谷作易谷。昧谷作昃谷。易取日中于地而月彩沈也。後世字從日爲曠。是有二日也。

##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爽。初艮初兌。初萃初離。初蓋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

予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于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中文尙書見後漢書

卦爻名義

易者應變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卽壁也與龍通氣故犀之名猶神是矣。犀亦曰犀犀狀如犀而小角者知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象者取于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于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曰爻者交疏之臆也其字象臆形今之象眼臆也所取于爻者義取于旁通所取于卦者懸有大小也。

卦字解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爲非杙則可掛于壁易卦豈可掛于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爲字也從卜爲義從圭爲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今挂字從手爲義從圭爲聲則圭卽音卦可證矣。卦古文圭字爻古文象交臆形

易重一斤

十黍爲彙十彙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

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漢志注：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程子之言，蓋出于此。

###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懸，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其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圖，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分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慎又以爲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嗚呼！歆既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猶及後世，使大儒如朱子，猶售其欺，學術害人，慘于洪水猛獸，信哉。

### 晉晉齋

孟喜易管作齊陸德明曰齊子西切義同蓋音躋躋亦晉也故至義同春秋齊師遷紀邢鄆鄆部子移反文選弦高矯晉師注引呂氏春秋秦將伐鄭賈人弦高遇之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于邊候曙之道也迷惑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曙國名也按曙鄆同字從邑爲是從日傳寫誤也古但作晉而音子西反與易春秋合

虞娛同

易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也孟子驩虞如也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揚雄傳反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豫譽同游其下也

穴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案中山經云帝困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爲也鑿地之井人所爲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性情

萬漚起而復破水性之未嘗忘也萬燈明而復滅火之性未嘗亡也漚燈情也水火性也情與性魄與魂也

魂魄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爲魄。氣爲魂。二者既合。然後有物。及其散也。則魂游而爲神。魄散而爲鬼矣。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嘯吸出人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爲魄。氣則魄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魂魄性情也。約情合性爲聖人。藏營魄勿滑而魄爲仙人。故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衆人以魄攝魂。聖人以魂運魄。蓋魄之藏。魂拘之。魂之游。魄囚之。魂盡屬目。魄夜屬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故魂能知來。魄能藏往。

狸首

禮記天子之射以狸首爲節注。狸首詩篇名。其辭亡。按大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舉。質參既說。執旌既載。于候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躬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狸首之詩元末亡也。

常棣之華



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花蒂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樓名曰花萼相輝。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皆用此義。至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不知詩。亦不識字矣。漢儒地下有靈。豈不失笑。

花足曰萼

或問花蒂何以曰跗。曰。蒂者花足也。故其字從足。東哲補亡詩。白華素足。亦指花蒂爲足也。韡字從萼。萼音吁。與華字不同。今作韡。非。韡從韋爲義。從華爲聲。古者聯牆之履曰韡。今俗作韡。韡字從萼爲義。從韋爲聲。萼草木下垂也。非精于六書者。不能別此也。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國語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謚耳。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汴州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

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噫。

### 孚尹

記聘義說王云。孚尹。旁達信也。鄭注。孚一作筮。尹讀爲竹箭有筠之筠。蓋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陳澧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爾雅。尹正也。邢昺謂爾雅之作多解詩。此所謂尹正也。以解赫赫師尹。則合。若借以解孚尹。何異指白石以爲羊。捉黃牛而作馬乎。甚矣。陳澧之不通文理也。

###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勸羣臣。遂僞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付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金元夷狄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歆其可勝誅乎。

###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卽行也。蓋行井。問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爲字。有八角。井說亦八角。井說卽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 八十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巫三疑南宮忽。卽仲忽。南宮伯達。卽伯達也。尙書有南宮括。疑卽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尙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其與仲忽之名又合。是似無疑。聊筆之以諗博古者。

孟子注

孟子注疏非禮之禮注云。陳質娶妻而長拜之。西子蒙不潔注云。西施。越之美女。過市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此二事不見于他書。若質者。古今畏內之最也。西施事尤可笑。亦後世搖錢樹之比乎。

楚學奇表

有爲神農之言許行。自楚之滕。傅休奕云。楚去中國遠。戰國之世。奇柳郝表之學。按尸子云。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旦也。漢志注。尸子楚人。蓋與許行後先。故其言如此。易曰。神農氏作。通變不倦。神化宜民。焉有夫負妻戴之理哉。

宿諾宿問

子路無宿諾。宰我無問。大戴禮宰我云。小子無所問。

先鄭後鄭

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主公羊。

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大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之。撫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謂之曰。因陋就簡。則有之。博學詳說。則未也。噫。古人之不同者。同而異。今人之苟同者。盡乃異。乘同而異者。以可濟否。五味適宜。乃盡棄者。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噫。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之論經術哉。

### 近思錄

朱子作近思錄。黃勉齋云。此書首言太極。非近思。乃遠思也。勉齋此言。固朱子之忠臣也。

### 朱子自言傳註

朱子自言平生傳註。大學中庸論語所得爲多。易與詩所得僅如雞肋。蓋不滿于易本義與詩傳也。今世乃規規然一不敢議。豈朱子所望于後賢之心乎。

### 朱子忿懣

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又云。某之質失之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于傷事。而後已。此亦大陽之餘證也。慎按朱子平日與人論辨。多奮發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爲剛毅。至于聞呂子約之死。歎曰。子約竟斃了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聞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

刪在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邪。孔子于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死。則歎曰。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太相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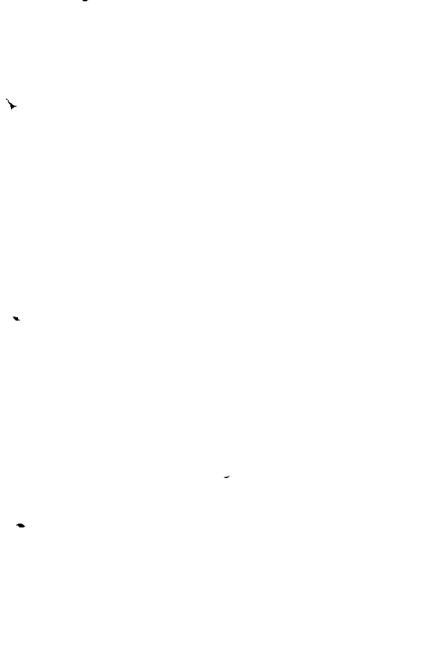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于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即邵康節師也。挺之謂邵雍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雍悉傳之。作後天圖。見于邵伯溫之序。朱子因其出于希夷而諱之。殆掩耳盜鈴也。後作周易啓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度辭誤人。似說易元有此圖矣。蓋康節因孔子易傳難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以示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今便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如詩集傳有七月流火圖。便謂先有此圖而後作七月詩可乎。今程文及舉業有用先天後天及橫圖圓圖直解圖。意字于破題者。皆不通古今者也。茅塞一世。眩惑千古。莫此爲甚。士不知此。何以謂之明經。罰飲墨水一石可也。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

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弘肆。愚觀此言易圖先天始于希夷而後天續于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于神仙也。癡頭露尾亦何益哉。



# 丹鉛續錄考證卷之三

## 陰符經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身有爲之制在氣一語。梁肅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字樂推一語。馮用之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 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聘。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臯帝書。卽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尙書書。慎按佛經三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 滕王

杜工部有滕王亭詩。王建詩。榻得滕王蚊蝶圖。皆稱滕王。然非元嬰也。王勃記滕王閣。則是元嬰耳。

## 四載

羅泌四載說云。許叔重注淮南子云。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橋。孔安國云。水舟陸車。泥橋山樛。



而夏本紀云泥乘楫。山乘楫。楫尸子作菑。祖芮切。楫音鞠。河渠書云。山卽槁。溝瀆志云。山卽拘。諸儒皆以楫爲丘遙切。此意言之音楫爲菑爾。按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標。澤乘剽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楫。行險以撮。行山乘標。行沙乘軌。標與權同。力追切。楫與剽同。勅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楫非剽也。宜音權。險所乘者。楫與樹同。卽標也。當讀如濟深之深。其音作槁者。殆樹之轉音。如淳云。楫以板置泥上通行。楫以錢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孟康謂木楫形如箕。摘行泥上。諸說不同如此。然曰載曰乘。則不應爲履與板矣。輻軌標。是曰四載。舟常所乘。宜不在四內也。右羅氏本說如此。予合前說再考諸家爲之云。行塗以楫。行險以撮。行山乘標。行沙乘軌。塗。泥也。楫卽輻也。輻也。楫也。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兩金。而關軸焉。其狀庫下而寬廣。故行塗用之。撮卽楫也。如晉人登山屐。今人之腳流中用木。故字從木。上係用繩。故字從彡。下用鑊釘之使不跌。故行險用之。標卽輻。與周禮輶車同制。如今之登山橋。以人拽繩爲牽。去聲周禮所謂輶以任載器也。故登山乘之。輶車最使沙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險曰以行沙曰乘。蓋有升車與徒步之別。總名之曰四載云。

## 禹九州

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于此矣。揚不言南。奇

雍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叛服不常乎。

### 三江味別

蘇子瞻志林有三江味別之說。蔡傳深非之。然以禹貢本文論之。揚江言三江既入。而于經言江漢朝宗于海。則同流而目爲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淤地兩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故師曠易牙兪兒張華王劭陸羽張文新劉白鴛李季卿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豈獨爲口腹哉。蘇子之說。蓋本于此。味別之說。恐不可廢。況蔡氏于後章之傳。亦性別鹹苦之說。何獨怪蘇子哉。

### 味別

又考郭緣生述征記。緣生于河上。遇一書生問之曰。何知濟與河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比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淤行而溢爲榮爾。今之歷下。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正。濟所溢。故今阿膠上濁住吐。下膈疎痰。正以性趨下。清而且重。故治於濁遠上之病。譬如油之與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隊。豈必謂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曹。南北異零。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于江。其文止。此有脫文。沈入于河。其文亦止于此。而溢爲榮之上。當更有導沈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爲脫。必以爲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慎嘗聞其說云。山過山。則分。雖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碕。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隨波濤而上下。玄中記云。名山有孔竅相



亦迂哉。

汲冢文誣

汲冢瓊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慘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夔鍾

夔州府近掘地得一鍾。形如犀斗。匾而長。一面凸爲十八乳。一陰一陽。總爲九乳。古詩春鍾九乳鳴。疑此鍾應春宮律也。一面古篆七十餘字。人不能識。惟夔字可辨。水經注云夔卿。觀此可信云。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直成橫革之交。五人佐禹。化益卽伯益。眞成卽直成也。

皋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云。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皋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皋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邪。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李白

李白生于彰明縣之青蓮鄉。其詩云青蓮居士謫仙人是也。讀書于康山。康山亦在彰明。杜工部寄李太

白詩所謂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是也。晏元獻公類要引此詩。今人不知。乃改康爲匡廬山。且太白在廬山亦是寓居。何得言歸來乎。又考太白全集。如悲清秋賦云。余以烏道計于故鄉兮。不知去荆吳之幾千。上安州裴長史書云。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楚有七澤。遂來觀焉。淮南臥病寄蜀中趙徵君蕤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遼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觀此則太白爲蜀人無疑矣。作史者稱隴西人。蓋如王之太原。張之清河。善乎劉知幾曰。作史者爲人立傳。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爲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爲李氏傳。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成黃。豈有世歷百年。人更七葉。而猶以國本爲是。此鄉爲非。則是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知幾此言。可謂確矣。

李白墓誌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擗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縻鎖。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遺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倜儻。知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與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于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道德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

古本有之。今不傳矣。全白指太白爲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獨舉郡爲稱耳。

### 李白家世

李太白上表長史書。自敘云。白家本金陵。世爲古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寓家。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繁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按此則唐詩謂白爲隴西人。唐之宗室謬也。唐之先豈有金陵之籍哉。少長江漢。蜀之彰明。以相如爲鄉人。隱居在岷山。舉有道于廣漢。爲蜀人無疑。

### 使者曰信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賈誼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凡信者。皆謂使者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蓋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遂不取。答爲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罍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遇帆早掛空。此二詩尤可證。

### 勿勿

黃伯思云。右軍帖語有頓乏勿勿。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

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愆違者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徵。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于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爲忽字。彌失真矣。按祭義云。勿勿其欲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愆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于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耳。

勿勿勿勿

升菴子曰。說文勿字解云。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愆違者稱勿勿。又恩字解云。多違恩恩也。是恩亦古字。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恩恩。逐俗者又但知恩恩而駭勿勿。皆謂非也。是以學者貴博古而通今也。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卽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卽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卽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竊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廣多聞而補周禮文選之注焉。葑田滇南亦有之。名曰海葑。

葑田

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巖。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覆布水蕪。烟薰漢澁。濕顛散裏。隨風猗萎。與波潭洳。流光潛映。景炎霞火。此十二句皆指以葑田而言。不然則隨風與波之句何所指乎。景炎霞火。卽海賦所謂陰火潛然也。草木之根。汨泥與沙。浮于水中。過夜則生光。管寧浮海附陰火之光彩是也。蜀中江油江中有明柴。取之入人家。猶夜中放光。亦此理爾。格物未深者咸以爲怪矣。

### 陰火革澤

易澤中有火革。此亦實象也。或云孔子未嘗浮海渡江。何以知陰火潛然耶。曰。聖人之知。豈待目見足踐乎。楚王之澤。防風之幣。肅慎之矢。罔象之形。豈必見而後知也。

###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牀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日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公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之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 寧馨

馨字晉人以爲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世說。劉真長語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或鬪戰求勝。王導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胡之雪中詣王螭。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



捉人臂。劉惔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合此觀之。其爲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猛省得事馨。得晉人語意矣。

世說誤字

古書轉刻轉謬。蓋病于淺者妄改耳。如近日吳中刻世說。右軍清真。謂清致而真率也。李太白用其語爲詩。右軍本清真。是其證也。近乃妄改作清貴。兼有諸人之差。謂各得諸人之參差。近乃妄改差作美。聲鳴轉急。改鳴作氣。義學改作學義。皆大失古人語意。聊舉一二。他不能盡。

士會當作土會

左傳晉有士會。士當作爲土。土爲石杜字。如詩言桑土。而以陶唐氏豕韋氏御蒲氏爲土氏之宅。後爲唐杜氏。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爲陶唐氏之後。于土會復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爲劉氏。蓋土會本于唐杜氏。而劉氏又本于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六么

古之六博。卽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卽骰子之么也。曲名有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采。小說云綠腰。又云錄要。皆是妄說。如謂律令爲雷邊迅鬼。皆古之妄人撰說。而文士或信之。此亦道聽塗說也。

巾幘

詩有頰者弁。士冠禮注。勝薛名齒爲頰。今未笄冠者着卷幘。頰象之所生也。後漢烏桓傳。婦人著句決。飾以金碧。若中國之齒步搖。輿服志。夫人有紺繒幘。古畫婦女有頭施紺冪者。卽此制也。諸葛孔明以巾幘遺司馬懿。巾幘。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髮髻。蜀中名爲疊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閩女之匿藏也。幘音與幘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也。

### 需頭

蔡邕獨斷載漢代章奏之弋。所謂需頭者。蓋空其首一幅。以俟詔旨批答。陳請之奏用之。不需頭者。申謝之奏用之。楊萬里知筠州謝表云。需章句外。退以其私。便郡疏恩。出于自擇。需章字用獨斷語也。晉人簡帖後空一幅。仍書空著後。以俟朋友之批答。故謝安批子晉之帖尾。合二事觀。可見古人章奏尺牘之制。

### 尙字平音

劉熙釋名曰。尙書者何也。尙。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章昭辨釋名云。尙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尙書也。尙衣尙食亦然。慎按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多。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尙書。義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子文書。曰尙書。如主壻曰尙主。漢世娶天子女曰尙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則尙猶承也。尙猶奉也。章昭之解。上合左傳。下協漢制。比于劉熙依字音杜撰遠矣。

### 六尙

周禮司會注。計官之長。若今尙書。陸德明音常。今之官名亦然。但尙書音常。則尙衣尙食尙方皆宜用此。

音其義同也。今皆音上。不知何以分別如是。

以手通指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以手通意也。指意也。又云以目通指曰瞶。瞶與瞬同。史云頤指氣使。亦是以頤通指也。指與旨同。陸佃易爻觀我朵頤注云以頤通指曰朵。劉敞漢書補注臨足附耳注以足通指曰躡。

太破賊

謝安聞淝水之捷對奕客云小兒輩太破賊。晉書云兒輩遂已破賊。晉書所紀不及世說太字之勝。

吞道元

吞人姓。晉他前切。氏族書有吞景雲。晉有吞道元與吞公賤者。今類書引之改吞作查。蓋不知古有吞姓也。晉敍指南所引猶是吞字。可以爲證。

蜀取劉璋

漢昭烈于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馮京

余觀世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

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他傳馮商還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 豨首

爾雅豨豨豕首。呂氏春秋云豨首生而麥無葉。神農本草經云夏至之日豕首柴。莫先生豕首圖經藥錄謂之天名精。一名天蔓青。名精卽蔓精轉語也。又名蠟蜃蘭。今俗名豨菝是也。又蠶實亦名豕首。卽月令所謂荔挺也。以冬至生。與此同名異物。

### 霸伯同

論語憲問篇注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使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投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爲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人聲轉聲而爲伯。去聲。皆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聲爲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政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爲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尙矣。註疏未發明。故特著之。

### 盧澤

吳起云。夏桀之國。盧澤在其北。伊洛在其南。注云。盧澤地缺。慎按北方爲水。黑曰盧。率卽古阜字。盧澤卽盧溝也。溝與阜音相近。桀都安邑。盧溝正在其北。盧澤盧龍皆北方水名。又湛盧劍名。言湛然如水。黑也。盧橘亦以色黑名之。可以互證。

唇齒

左傳。唇亡齒寒。蓋古諺也。戰國策作唇揭齒寒。揭與寒叶韻。

問諸水濱

左傳。屈完對管仲云。君其問諸水濱。杜預曰。當時漢水未屬楚。李善夷曰。杜之注其爲謬哉。且楚實殷之始封。楚苦縣濶鄉。在漢水東北。則漢水于西周之際。豈未屬楚乎。又詩云。奮伐荆楚。深入其阻。鄭注云。深入方城之阻也。方城在今漢水北。豈昭王時未屬楚乎。屈完以齊桓所問之大。不敢他對。但請自問于水濱。而人莫之知也。漢水實屬楚也久矣。

巧語少信

史記貨殖傳。南楚好辭。巧說少信。諸家不解此句。余謂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莊周與惠子俱濠人。宋玉作大小言賦。又作神女高唐賦。韓詩外傳載孔子與子貢交辭于漂女。皆南楚。巧說少信之明證也。

養以之福

漢酸棗令劉熙碑，猶與明哲，乘道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左傳言本養以之福，今本作養之以福，非。

### 變置社稷

孟子曰：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解者不達，謂遷其壇壝，非也。左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土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尙書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安國曰：湯革命創制，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陳後山談叢云：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于南山之上，盜亦衰息。皆不通古禮而妄爲者，其盜之止亦偶然耳。後山乃取而筆之書，亦失考也。

### 化治生民

書旅獒傳：明王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治生民。疏云：化治生民，化世俗養下民也。此言生民，與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分勝生民，皆爲生活民也。如書云：生民保厥居，孝經：生民之本盡矣，則言民生于世，與化治生民之義異。

### 墳墓字異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途，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曾見上虞謝猶齋爲予言此。

蜀志遺事

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圖亦作商瞿上。宋景文公作成都先賢贊。以商瞿上爲蜀人。考之路史及輿地紀。瞿上城在雙流。揚雄蜀本紀云。黃帝聚于蜀山氏。蜀山氏女。茂州人也。魚鳧津在彭山縣。彭祖生于此鄉。以上三事。并可入蜀志。

# 丹鉛續錄辨字卷之四

張有論六書

張謙中復古編。謂象形者文之純。肇於此。指事者文之加。滋於此。會意者字之純。廣於此。諧聲者字之加。備於此。假借者因其聲。借其義。轉注者轉其聲。注其義。文字之變化無窮矣。

蜀姓

宋章定名賢氏族錄。以韻分姓。蜀姓在八齊韻。音喚。按說文。葵中蠶名蜀。又詩。吉蠲爲饋。蠲音圭。漢書引詩云。吉圭爲饋。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子名。石作蜀。其字蜀書爲蜀。姓苑又作嵐。形異而音同。今蜀以嵐分爲一姓。

歲非古字

說文云。步戌爲歲。蓋秦以十月爲歲首。故附會此說。歲字亦秦所制也。歲古作𡗗。見薛氏款識法帖及崔希裕略古篇。

古歲作𡗗

干寶周禮注。中氣而謂之歲。朔氣而謂之年。故古歲字作𡗗。從一市而倒之。周一遭也。

尊宗同音



古帝尊盧氏。一作宗盧。宗尊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爲尊盟。穀梁以伯宗爲伯尊。

宗升同音

儀禮注。布八十縷爲一宗。宗古之升字也。按古音升作宗。易象傳曰。天險不可升也。與以剛中也。叶。是其證。

由農字通

說文無由字。韓詩內傳云。東西耕曰從。南北耕曰由。呂氏春秋管子皆云堯使稷爲由。載考鏡譜神農幣文。農作由。乃知由與農通。下與呂氏春秋管子韓詩義皆合矣。

神茶

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鬼。風俗通作鬱律。陸法言集韻。壘音律。神荼者伸舒也。鬱律者苑結也。周代以荼爲舒。夏后茶公子茶是也。沈休文曰。鬱壘者屈律也。又爲騰驪。王充云。鬱壘腹鳴之類。

𩇛𩇛字音

說文引詩。優而不見。李登聲類云。優音倚。優稀。彷彿也。字一作𩇛𩇛。又作𩇛。古詞香𩇛雕盤。優稀之作𩇛。𩇛字從雲。猶奄忽之作廳廳。字從風。優稀不明。莫如雲。奄忽迅速。莫如風也。

匱匱

說文解遺字云。匱匱也。徐鉉云。蟲名。蓋亦不知何物也。余近觀臨海水土志云。匱似龜。一名匱匱。又名匱。

髓一枚有三斛膏。

乙字音義

史記東方朔傳止輒乙其處。乙音黠。有所絕止黠而記之曰乙。如今士人讀書以未志其止處也。又文字有遺落勾其旁而添之亦曰乙。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是也。今試式亦然而字作註也。註乃黠之訛耳。又官府文書以朱書註其要處亦曰乙。周禮注治中治簿書之要也。當其中而黠之曰中。

戠歌

漢中有祥柯郡字一作戠歌。又作戠歌。其字從弋。弋。杙也。繫船木也。說文與漢書注舊解如此。祥柯今貴州地也。其江水迅疾難於濟渡立兩杙於兩岸中以繩縲之舟人循繩而渡予過其地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因悟古人制字之義郭忠恕佩觿集云戠歌從弋謬之甚矣然則讀萬卷書而不行萬里路者亦不能識字也信矣。

鷓鴣

鷓鴣字漢碑作鷓鴣其字從示蓋鷓鴣亦山之神也。

蕞薺同字

蕞廣蒼云菹也。文選注菹草名亦名土茄覆地而生根可食人飢則以代糧。張平子南都賦蕞蕞蕞荷注蕞香菜根周處風土記蕞似芴根蜀人謂之香蕞蕞與蕞同吳越春秋越有蕞山越王嘗採蕞于此。庾肩

吾書品云。叢山之扇。竟未增錢。卽王羲之爲市。嫗題扇處也。蕊側及切。諸韻書亦不載。獨見文選注耳。

大鳳

通史。織大鳳於青丘。黶修蛇於洞庭。大鳳作大風。內典引古讖記。鳳凰逆序。蒼蒼叔度。注。鳳音梵。鳳字當作鳳。從馬。非鳳。鳳之鳳也。予舊著古音駢字古音附錄。亦誤從之。今特正之于此。

二小爲地

何燕泉引宋人易義。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一大二小。天字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此易義。乃姚孝寧所作。朱子亦嘗稱之。慎按天曰神。古韻天亦有作汀。因切者。與神相近也。例推之。示亦有地音。地亦有示音。精于字學者始知之。

字義

斤。鐵砧也。從兩斤。別作鎖。贅矣。棘同可也。自東而復于東。故從兩東。官曹之曹。從棘。其音義可知。今別作遺。贅矣。源委之委。從兩水。火焰之焰。從兩火。可以類推。

崔希裕略古

二水爲委。三水爲涉。四水爲散。見崔希裕略古。森今涉。古音涉。

尋字

佛經。無邊無尋。無極無央。尋與礙同。字書不載。僅見此爾。無央者。無中與邊。亦極言廣大也。

稽稷

野稻不種而生曰稽。刈稻明年復生曰稷。

勞極酒酒

洗古音蘇。官名有洗馬是也。字一作洒。神農本草。勞極酒酒如瘡狀。素問。酒酒惡寒。注並音蘇。

瓶極同義

爾雅。瓶音劇。郭璞曰。疲極也。相如子虛賦。微瓶受調。說文。瓶。勞也。燕人謂勞曰極。字一作瓶。又作駘。又作瓶。皆筆勢小變耳。別作錄。方言引春秋外傳。余病錄矣。又作像。音義並同。晉人但用極。世說新語。顧和詣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商芸小說。臧晉明帝問沐啓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元帝答之曰。去垢甚佳。身不極也。後讀神農本草云。勞極酒酒。注。極。瓶。倦也。則極字反古于瓶。錄諸字。晉人所用。當是從本草。未可以爲俗書。

會夷

鄭玄考工記。會矛注云。會夷皆發語聲。夷爲長。故開口引聲而言。會爲短。故合口促聲而言。會夷卽夷會也。楚辭。君不行兮夷猶。亦此意也。開口合口。卽後世切韻之法。由此觀之。切韻中國元有之。不始于胡僧明矣。

納音

乾爲天，坤爲地，乾坤合而爲泰，德爲父，紅爲母，德紅合而爲東，干爲君，支爲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此六十甲子納音之說，其詳見路史餘論、夢溪筆談、南村輟耕錄。

泣與澀同

素問：脈泣則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泣音義與澀同。按說文：澁水不利也，澁與淚同，泣亦水不利也，泣與澀同，亦可互證。

甄音稽

春秋命歷敍曰：神農甄四海，白阜脈山川，白阜人名，甄注音稽，錦帶書云：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甄野畫疆，爰封衆子，佛經甄明之甄亦音稽，此字集韻不收，吳才老韻補亦遺之。

斗音主

古文易：日中見斗，斗作主，鄭玄注詩酌以大斗，斗亦音主，儀禮：司宮設壺于洗，東有料，釋文：料音主，注：料，甗水器也，律歷志：聚于斗，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既且糞，長我禾黍。

欸音

欸也，暗也，呢也，皆欸辭，如噫吁之類，後漢書光武紀：春陵有望氣者曰：暗佳哉，鬱鬱葱葱，商君書多用呢字，欸與唉同，史記：范增曰：唉，孺子不足與圖大事，揚子法言：或問王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史記用之于句首，揚子用之于句末，皆奇甚。

# 丹鉛續錄評文卷之五

辭達

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修辭而忘射行也。故云爾。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爲說。非也。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矣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豈不美邪。其言美言不信。正恐人專美言而忘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綺語爲罪障。然心經六如之偈。後世談空寂者無復有能過之矣。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之語錄。去荀孟何遠。猶悟真篇比于秦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經也。

論文

論文或尙繁。或尙簡。子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或尙難。或尙易。子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賅贖。左氏相如是也。而說客者頃刻能千言。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公羊殺梁是也。而曳白者終日無一字。奇者工於難。命之曰復輿。莊周禦寇是也。而鄙謔劉輝亦詭而晦。辨者工於易。張儀蘇秦是也。而張打油胡釘鉸亦淺而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劇通隋何陸賈鄼生遊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諛諛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大招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醜秀。先驅枚馬而走。儼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製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爲詞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尙三王尙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則正而葩。春秋則謹嚴。今賁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爲春秋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不取艷詞。則今日五尺之童。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說。便可以勝李白之詩乎。

三遊洞記

白居易三遊洞記。雲破月出。光景含吐。互相明滅。晶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莫能名狀。造語如此。何異柳宗元。世以爲大易輕議之。蓋亦未深玩之也。

廬山記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唐以下文人遠莫能望。如云風雲之所據。江山之所帶。高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崖。人獸兩絕。又甘泉湧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 白牛溪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逸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海滄。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運類。今寫爲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

###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殆與韻。蓋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亦以正。殆定。倚。殆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馳。亦是韻語。古文多用韻。八字之內。而四韻者。僅見此三條耳。

### 楊燭稱王勃

楊燭序王勃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所謂九知者。蓋用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之語也。其僻奧如此。

### 詭痴符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多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詭痴符也。近日有一達官。自



劉其文且問于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公之文可謂明文也蓋譏其近于吏牘而其人悟

說御

穀梁傳說御云車軌塵馬候蹄列子說御云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韓非子駟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跡命意則一修辭則殊可以見古人筆端之變化矣

祖龍沐猴

杜牧之文祖龍之吞六國沐猴之破五諸侯假對皆工亦文之一巧

規磨

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荀子曰是規磨之說也注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韓子之言必合荀注而後明注可廢乎

美男破老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頌童昵比則黎老播棄豔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遺軸

王元長曲水詩序沈冥之怨既缺遺軸之疾已消本考祭詩二句而會合之此李商隱灰釘之祖也文選

英華求寶判云。盡崖穴之英奇。總滄梁之邁軸。儲光義詩。青言問邁軸。惠念及滄浪。用字又祖王元長也。珠聲玉價

說文注引宋弘云。淮水出玳珠。珠之有聲者。聲謂有名價也。唐人文有珠聲玉價之語。本此。

#### 螢煙蜃雨

嶺南異物志云。螢煙蜃雨。無別晨暮。蜃蛟蜃也。

#### 蘭氏

周禮。耕人注。鯁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蘄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謚爲洞簫兮。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謚。皆奇之又奇。

#### 因文立政

鬻刀貴割而聲尙和。利刀貴斷而字從和。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先王制器尙象。因文立政如此。

####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徹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擣菰。皆極造語之妙。

#### 小說

說者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嚴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

律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滯痕也。此豈唐人可及。晉書荀勗傳云。汲郡人不准發冢。得古文數百篇。中載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也。惜不傳耳。

負劍

曲禮負劍辟咎。召之注云。負謂置之于背。劍謂挾之于傍。歐陽永叔作澠岡阡表云。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傍。正用此義。石刻猶存。今改作抱。良可嘆也。

# 丹鉛續錄雜識卷之六

## 玄女兵法

玄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旌旗以象雲物鑄鉦鏡以擬雷霆鞀鼓鼙以象雷霆鉦鏡今之銅鑼也。

##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 女區

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區氏列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潰地理志陳倉有皇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獨云二女而禮乃有三妃之文或謂女區與皇英爲三未知是否後即古舜字

## 虎僕

皇甫松大隱賦書抽虎僕射用牛螭博物志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爲筆今俗名九節狸張季文嘗以此筆見貽信爲佳也。

## 石涅

山海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注丹者別是彩石亦猶青白黃

皆云丹也。石涅黑丹。卽今之石黑也。一名畫眉石。上古嘗用漆畫。中古用石黑。後世用煙墨。

石燭

石燭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可熏煙爲墨。唐人延州詩有石燭多于洛陽塵之句。

過所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關傳云。傳信也。若今過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零丁

齊諧記云。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載。良有失父零丁。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

孔明心如秤

太平御覽載諸葛孔明語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唐胡曾投人啓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

慕容佳虜

慕容德乘高亨燕。願謂尙書魯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世。梓慎巴生。淳于二鄙之徒。蔭修檐。臨濟沼。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辨。指搗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于今日。荒草頽蒸。氛消煙滅。永年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裔。戎馬之鼻。其言若茲。亦佳虜也。或是史臣飾辭。非其本真。

金溝銅池

羊玄保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甚。此語殊有韻致。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尙不能至于曠土。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減哲人邪。

日昃曰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昃也。

月表

禮記云。爲朝夕必放于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于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丘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于平地。月初出有影。卽量之。據其長短。移于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于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

翠足粉脣

劉勰云。綴金翠于足跗。靚粉澤于脣臆。以喻失其所施也。然今之妓女。金翠綴足。粉澤靚脣。蓋恒飾也。古

所謂倡優后飾猶未若今世之甚乎。

綢繆織襖

古者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垂者名曰織襖。結而可解曰紐。結而不可解曰緇。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于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容醜備。不知限劑。至使有傷于流血。踈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于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尙多有之。娶婦之家。親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廝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侶。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鮑姑艾

世傳鮑姑艾。五月五日曾灼龍女。鮑姑亦仙女流也。宋人五日帖子中有用此事者。

夜覺

周禮司籥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臥恒在寢。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爲夜覺也。近正德庚辰。寧邱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顛。或至江棹船行數十里。知爲夢也。而後返。宸濠舉事。次

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發。其事既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衆驚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另日

俗謂異日曰另日。另字音命令之令。然其字說文玉篇未有也。只當作令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曰。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令日即異日也。注謂令爲善。非。

秦春秦秋

古大字音義與秦通。大別作太。自范擘作後漢書始用之。避其家諱也。按莊子有虞氏不及秦氏。秦氏謂大庭氏也。管子書有秦春秦秋秦夏秦冬。董仲舒策陽常居大夏。陰居大冬。正用管子語。則大夏大冬皆音秦。今人多失其讀。

螻蛄蝻蟥

說苑載孔子曰。遠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螻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遠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螻蛄之聲。則朝有蝻蟥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即孔子之所謂譁也。

東潞西路

潞有東潞西路。西路今山西潞州。東潞今北京潞河。潞有南潞北潞。北潞在瑯琊靈門。南潞在九疑零陵。



雲夢有南夢北夢見左傳注。

宋衷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晉人有宋衷。宋音森。其字從木從宀。宋亦希姓。姓氏諸書不載也。

女麴

女麴。小麴也。繭糖。窠絲糖也。石密。糖霜也。自然粢。禹餘糧也。俱見齊民要術。

饑燈

饑魚。卽懶婦魚也。多膏以爲燈。照酒食則明。照紡績則暗。佛經謂之饑燈云。

鬱華金提

南陽之宛。卽古鬱華國。漢中金州。卽古金提國。見國名記。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嗜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僞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誠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甚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于此矣。

### 驢山錄

太湖西有岵嶺山。有石如卷筴。相傳云禹所用牽山筴也。會稽又有驢山錄。二事與秦王鞭石成橋相類。好怪者傳會之說邪。抑古元有此術也。

### 五勝

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昔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即五殺之說也。陰符經之文。李筌僞作。或信以爲黃帝者。無目者也。其文尙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汲冢之萬一。而以軒轅之作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 河圖緯

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脈。土良水清。勾曲之小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要元篇蓋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僅見此焉。

### 洞庭

三茅真君云。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山腹中空虛是謂洞庭。人頭中空虛是謂洞房。

### 間色名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之間色也。青別爲蒼。赤別爲朱。析朱爲非。非今作緋。黃別

爲齡。白別爲縞。黑別爲玄。此正色之別名也。近黑曰弋。今作黠。似綠色曰校。女嫁者服之。穀日出色也。柳日入色也。葱暎色也。椀婦人注面粉色也。雖草間色之中又有間色。若天縹。褪紅淺絳。女真黃。天水碧之類。不可殫述。南史輿服志有縷。如四色。縷音單。白色也。餘未詳。左傳注。苧色也。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色。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于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卽間色。

王楷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楷。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于白藤澹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于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儲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于京師。惜未暇抄也。

禹生石紐

易林舜生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

茶訣

陸龜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茶經。陸季疵撰。茶訣。釋皎然撰。疵卽陸羽也。羽字鴻漸。季疵或其別字也。茶訣今不傳。予又見事類賦注多引茶譜。今不見其書。

王跌踢

爾雅。王跌踢。郭景純注云。卽螿蟻。似蜘蛛。在穴中有蓋。邢昺疏曰。此蜘蛛之一種也。穴居布網。穴口。唐劉崇遠金華子云。長安閭里小兒。競以織草刺地穴間。戲以手撫地曰。顛當出來。旣見草動。則釣出赤色小蟲子。形似蜘蛛。江南小兒謂之釣駱駝。其蟲子之背。有若駝峯也。指紳會同時。有以此質疑。衆皆默然。有明經劉寡辭者曰。此爾雅所謂王跌踢也。景純之注可校焉。証之于書。衆皆弭伏。慎按小兒呼顛當。卽跌踢音之反也。螿蟻也。跌踢顛當也。字不同耳。此可補爾雅疏之遺。

半豹

郭預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啓云。學殊半豹。藝愧金牛。

腹背

李嶠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榮枯株。擊水搏風。顧慙腹背。蘇頌表。驚駘獲薦于九方。腹背可備于六駟。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鮑夷魚腹

吳任宰詔伍胥鴟夷。楚信靳尚。屈平魚腹。

老子解

干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者。必後於椽杙。龍吟虎嘯。至音也。尚頰舌之感者。必下于蛙黽。故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

陽燄

素問云。澤中有陽燄。陽燄如火。煙騰騰而起于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山有陰燄。乃澤氣通山。

裨海

說文。裨。接益也。以小益大曰裨。西域傳有裨王。漢書有裨將。鄒衍書。四海之外。有裨海環之。書名有裨蒼裨雅。皆以小益大之義。

樹鹽

陳藏器本草。鹽荻樹。一名叛奴鹽。蜀人謂之酸桶。博物志云。酸桶七月出穗。蜀人謂之呈。呈音穗。其字從一從口從土。與主客之主不同。今按博物志無此文。酸桶亦不知爲何樹。一統志載女直國鹽生木枝上。卽此類。中國亦有之。今人不知取之爾。

鶴鷓

左傳青鳥氏司分者也。杜預云青鳥鷓鷃立春鳴立夏止。疏作鷓鷃。易通卦驗立春楊柳津鷓鷃鳴。與左傳合。然未知此鳥今名爲何鳥也。

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咒鼓。飛于雲末。徐陵詩有危鐘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羅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于宋王。朱鷺晨飛。向張羅于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彭祖

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論語注。老彭。商賢大夫。世傳彭祖八百歲。此亦一證也。

安南

宋神宗問朱公揆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曰。願陛下以禽獸畜之。

行禽

管子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爾。注乃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非也。

沙田

祀勝之農書曰三月杏華可蓄白沙管子書有五沙之土劉勣曰吳人謂水中可爲田者曰沙管子五沙之狀聚焉如層壑

樂志

六韜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戰國策趙武靈王曰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仲長統樂志論所謂樂志字本此

管輅三斗

抱朴子云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辨綺粲管輅善飲惟見此而輅傳不載

蘭槐

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爲芷大戴禮蘭氏之根藿氏之苞漸之修矣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蘭槐香草名槐又作藿本草云藿香卽杜衡也又名衡微香唐詩情人一去無窮已欲贈藿香恨不逢卽此也

薰風草

燕泉云椰之梓陽產風葉充茗飲能愈頭風亦可浸酒性微熱前人志記不載范石胡集蠻茶出修江治頭風風葉豈蠻茶之謂邪慎按左思吳都賦云東風扶留注東風草名玉篇作薰風卽此也椰桂在三國屬吳爲此物無疑又按齊民要術引廣州記云東風華葉似苦葶紫宜肥肉作羹味如酪香氣似馬蘭則廣州亦有之

鴈戶

唐詩編氓有鴈戶，謂流民也。

張僧繇

劉了玄曰：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疎圖，而丘土有著芒屨者，闕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于水鄉，非金華所有，帷帽起于隋代，非漢人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作也。

桃源圖

唐人畫桃源圖，極爲工妙，舒元興作記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夏青玉，身入鏡中，韓退之亦有桃源圖詩，蓋題此畫也。予及見元人臨本。

十眉圖

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卻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溼煙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煙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

漢畫

王應麟云：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于今，邵公濟謂漢李翁王稚子高貴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尙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



而古意稍減矣。今于盤洲所集隸圖見之。慎又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屏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屏。其一屏微啓。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

# 丹鉛續錄拾遺卷之七

青裳

裳字古作裳。管子地員篇。其木宜赤裳。詩云。常棣之華。常古裳字。常轉爲裳。又借裳爲堂也。常又作唐。周南詩。唐棣之華。小雅。常棣之華。古今注。欲蜀人之忿。則贈以青裳。青裳一名合歡。本草作青唐云。

蕭齋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號曰蕭齋。見尚書故實。書法苑。又載約作蕭字贊云。抱素日絮。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宋榮咨道。以五十萬錢買。虞世南夫子廟碑舊本。見山谷文集。此莊子所謂真天下之好也。今之鄙陋者。于所好無如飲食。猶秤薪穀米。況肯輕財肯文如古人乎。

臨摹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心以取之。又虞世南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臨摹。唐太宗云。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可以嗤蕭子雲。臨摹之益大矣。

寶月帖

秦子明涪州人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載入黔中壁之紹聖院寶月帖又在隋開皇帖南唐昇元帖之前比之金簿賈紙銀錠攢痕者優劣當懸矣

索靖二帖

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著于草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識者已笑其俗其所載索靖二帖豚土處農姬業掌稷猶有古意及計來東言展有期則但行草而已東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後其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章草涵泳飛白嗚呼必如是而後爲精藝也不然則刻鵠圖龍竟憑真體得魚獲兔猶悻筌蹄未免凡近耳

扶竹

武陵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修篁嫩篠皆對抽並徹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嘗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謂之扶桑也扶竹之笋名曰合歡按律書注伶倫取嶠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呂六取雌竹吹之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非女相悅交贈今竹有挑釵之形笋亦有柔麗之異崖名相思崖竹曰相思竹孟郊詩云竹嬋娟籠曉煙指此竹也

文章狀物

稽含南方草木狀云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渺渺如插叢焦于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俞益期與韓康伯屣云檳榔木大者三

園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擡穗似黍。其綴實似櫛。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穩。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繩繩。步其林則窈窕。庇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畫檳榔圖也。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栢欄。葉如丁香。根如胡桃。白居易荔枝圖序云。荔枝樹形圓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此分明爲二物傳神也。傳臆蟹譜云。蟹鵝眼饜足。蜆腦蠟腹。其介類拳丁。其螯類執鍼。生于濟鄆者其色紺紫。產于江南者其色青白。真如繪蟹焉。宋以後人。豈能爲此等語乎。

### 扶荔宮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荔枝得名也。此荔枝生。若十八娘之類。曰扶荔者。亦若扶竹扶桑云。

### 郡縣

說文曰。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皇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邑君聲。釋名。郡。羣也。人而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羣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戴名。故取名于君。謂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

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治之山。會計國名。會稽是也。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爲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與縣易偏矣。言當玄靜。徭役也。釋名又曰。縣也。懸于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絃也。茲以其直言下體之居。鄰民之位。不輕其誓。施繩用法。不曲如絃。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半也。

朗公谷

大山朗公谷。舊名琨瑞溪。車頻奏書云。沙門竺朗。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居此谷。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小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

署書

署書始于蕭何。其後梁鴻師宦官。魏時。北宮咸是隸書。南宮既建。章譏以古篆書之。元魏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勅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

致足樂耶

王右軍帖。致足樂耶。水經。茂竹便娟。致可翫也。致極也。晉人語例如此。

高齋無白鳥

荊州江古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暑月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

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何子元云。北京某街蚊多。某坊蚊少。其無蚊處。雖帳幕可無。顧士廉云。松江亦然。又某門外城河中。可里餘。絕無一蚊。郡人暑月常移舟避宿其間。余以何顯兩公之言。參之水經。注紀李姥浦。金樓子紀高齋二事。信有此理。滇水環湖。苦多蚊。而寶珠寺乃絕無影響。其理不可曉也。劉孟熙雪錄言。會稽徑山夏無蚊。湖州志載馬自然每除酒于白塔巷。得仙之日。化酒家鐵器。皆爲紫金。其橋遂名望仙。江子匯舊多蚊。馬仙泊舟之後。至今不生。夏月多聚舟宿焉。又潼川護聖寺。夏無蚊。靈泉無蝦。祝天惠詩。蟲蝦敢污芳池潔。蚊蚋難禁寶地寒。

### 佛性

有僧問蚯蚓。截爲兩段。首尾皆動。佛性在首在尾。古未有答也。伯清舉示余。余曰。薪燼火傳。灰燼猶熱。桴停鼓歇。音響猶轟。

### 方望賢于范增

方望爲陳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被責勾踐。乘扁舟于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遠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迹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于范增遠矣。

### 嚴光爲梅福婿

余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

會稽以聘任延傳曰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郡尉如董子儀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范曄失于考也

周紆築壘

周紆爲勃海太守免歸廉潔無資常築壘自給劉攽漢書刊誤云壘非築所成當作塹築爲墻塹爲坑也此說大謬攽本南人不知土壘也字林磚未燒曰壘埤蒼形土爲方曰壘今之士磚也以木爲模實其中非築而何

畢比

朱子作橫渠贊曰勇撤畢比按左傳蒙畢比而先犯之鄭玄曰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橐藥韜也其字或從建畢服虔引此以解左傳今人雖知畢比之爲虎皮而不能說其原聊記于此

舟蛟

左傳注舟蛟官名掌澤澤有水有魚故以爲名小說有蛟人泣珠賣綃事蓋舟蛟之官死而爲澤神若伐木之匠變爲木客也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于闕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于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鮪魚

說文鮪魚出樂浪潘國有兩乳。集子奇曰：奔鯨也。一名濁，非魚非蛟，色如鮪，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人相傳，懶婦所化。佛書謂之饑燈，鳴瓊泛醴則明，披網辟穢則暗。

活潑潑地

中庸章句引程子語云：活潑潑地。僧家語錄有云：頂門之竅，露堂堂，腳根之機，活潑潑。又云：圓陀陀，活潑潑。程子之言，未必用僧語。蓋當時有此俗語，故偶同耳。有人問尹和靖曰：伊川語錄載人問齋飛魚躍，答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先生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錄，伊川教人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惇嘗問莫只是順理否？伊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今不成書，先生教人點頭，嗚呼！和靖親炙伊川，其言若此，蓋恐俗語誤後人，可謂不阿所好矣。朱子乃以入章句，所見何其不同邪？善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哉？世之有說文爾雅者，原人之正音也。外此則侏儻之夷言，商賈之市語矣。漢唐以下，解經率用說文爾雅，匪惟解經爲有嗚呼，嗚呼之粗糲，屎厥狗子之鄙談。今以宋僧語錄比羅什之經論，不啻玉石。宋之儒者，亦學僧家作錄，正僧以夷言市語而變中原正音，或一方之語，不可通于他方。一時之言，不可施于後世。如喫緊活潑潑地，今不知爲何物語，欲求易曉，反爲難知。本欲明經，適以誨道矣。甚者因循就簡，以打乖筋斗。





入詩章以閒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求工也。予笑之曰。君以此爲辭。達。正所以爲不達也。

# 丹鉛續錄卷之八

## 陳子昂詩

陳子昂送客詩云。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今本作平生。非書所以貴舊本也。余見新本。疑其誤而思之未得一見舊本釋然。

##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文。或納女呈婦於朱溫。或售妹獻妻子。甯。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僕蘇師旦也。倪蘇事宋史不載。見于小說耳。

## 淇涿同字

論衡云。旱火變也。淇水異也。又引天官書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淇。又曰。一淇一旱。時氣也。又曰。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淇。出南則旱。淮南子。旱雲煙火。涿雲波水。又曰。國有九年之蓄。雖涿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離也。又曰。涿水不能生魚鱉。涿水行潦也。淇涿音義同。皆古字借用。

##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趨。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濕有泊。玉

生于石有純有殿泊薄同一字也。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嬰闈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勝宋人。

王無競大誓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所書。

行潦

孟子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杭潦音滂謂水滂之年大道上積水也淮南子所謂牛蹄之涔無尺之鱈是也。又曰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鱉。

苴有十四音

苴七閏切麻也子閏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苴同又子邪切菜讓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鈕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莖又

作涿。今作渣。非。又都胃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下切。糞草也。又側魯切。說文曰。酢菜也。脣古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精魄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顛冬

山海經。小徑之山。有草名蔞。赤莖白華。如顛冬也。顛冬。天門冬也。

季隨

蕭穎士蒙山詩。子尙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卽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躡跡事。未知所出。亦奇聞也。

枌詣

爾雅注引諺云。上山研檀。檀椽先殫。檀字一作枌。三輔黃圖有枌詣殿。枌詣。木名。卽檀也。

簪導

簪導字出隋書。釋名曰。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導所以櫛鬢髮使入巾櫛之裏也。導。古者男女皆用之。禮云。辨總拂髦。詩云。象之掃也。拂髦象掃。今之篦子。魏明帝與諸葛恢書云。今送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于中而寄于物。

豈薏

杜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豈薏梢頭二月初。劉孟熙謂本草云。豈薏未開者。謂之含胎花。首少而嫋也。

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非也。且牧之詩本詠倡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蔻花之未開耳。此爲風情言。非爲求嗣言也。若媼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綠葉成陰矣。何足入詠乎。

木綿

唐李商隱詩。木綿花發鷓鴣飛。又王叡詩。紙錢飛出木綿花。南中木綿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而蕊黃。花片極厚。非南江所藝者。張勃吳錄云。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布。按此卽今之斑枝花。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尤多。汪廣洋有斑枝花曲。

蘭蘭字

古文嫺與懶同。見後漢書。嫺亦借作妍媸之妍。論衡云。形佳骨蘭。皮媚色稱。又骨體蘭麗。皆妍字之借也。蘭乃嫺省。東蘭又省女。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此。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牽合衍贅。予獨取其危箴云。圍棋制澀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于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蠶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夢英篆

夢英好篆書而無古法。其自敘云：落筆無滯，縱橫得宜。大者偏其勢而滿其白，小者均其勢而伸其畫。此正其病處，而居之不疑，所以不可救藥。沈疴入髓矣。夢英篆傳于今者，有篆書偏傍，亦不丁綴。郭忠恕答之書云：見寄偏傍五伯三十九字。按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傍少品，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于後進者小說，見宣焚之。忠恕所稱林氏者林罕，夢英偏傍全依林罕小說，而忠恕謂小說宜焚，深不足于彼也。書末云：何人知之，英公知之，正謂其不知耳。

### 七政

日月木火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增入月字，紫炁羅喉計都四餘星，爲十一曜。計生於天尾，羅生於天首，孛生於月，炁生於閏。蓋日月行道如兩環，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之行，遲速有常度，遲之處卽字也。炁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字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今七政曆亦有四餘羅度。

### 九宮

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芮星攝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見唐會要，十日十等。

人有十等。左傳申無字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一曰王。二曰公。三曰大夫。四曰士。五曰阜。六曰輿。七曰隸。八曰儉。九曰僕。十曰臺。日在甲曰早。在乙曰叱。在丙曰晡。在癸曰晏。晏卽終也。儉音牢。今之牢字也。

五管

嶺南之地曰五管。管乃統治之名。猶南中之六詔七閩。曰廣管。曰桂管。曰容管。曰邕管。曰瓊管。白王蟾。瓊州人。其文集在瓊曰瓊管集。在閩曰武夷集。今作瓊瑯。非也。

勾陳

虛虛呂切。飛虜。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卽勾陳也。說文。鐘鼓之柎。飾爲猛獸。釋名。橫曰枸。縱曰虞。

鬣葵

櫻欄一名鬣葵。又曰蒲葵。

六情

申子爲貪狼。寅午爲廉貞。亥卯爲陰賊。己酉爲寬大。戊丑爲公正。辰未爲奸邪。六情者。甲乙爲本情。丙丁爲合情。戊己爲刑情。庚辛爲冲情。壬癸爲鈞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六情者。喜怒哀惡哀樂也。奸行貪狠。惡行廉貞。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哀行公正。樂行奸邪也。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注之遺。

札札鴉

杜牧登九峯樓詩。白頭搔殺倚柱遍。歸棹何時札札鴉。札札鴉。棹聲也。